

“你曾见过上帝吗？”

“我会告诉他们，我没有。”拉凯什·沙尔玛如是说。

1984年，沙尔玛搭乘前苏联的太空飞船，成为印度第一个飞往太空的人。即便是在30多年之后，他的事迹依旧为人津津乐道。然而，如此殊荣并没有让他感到兴奋。在他的描述中，自己只不过是个“恰好抓住了机会”的人。

他是印度第一个上过太空的人



沙尔玛近照。

本报记者 王晓莹
实习生 费家麟 编译

从飞行员到宇航员

今年68岁的拉凯什·沙尔玛身材微胖，头发花白，身穿衬衫和羊毛马甲的他看上去和很多印度中老年人没什么两样。但33年前，当他从太空中安全着陆回到地球时，鲜花、赞誉和掌声环绕着他。

让沙尔玛成为受人追捧的“国家英雄”的，是1984年的那次太空之旅——作为印度第一个去过太空的人，他和两名前苏联宇航员一同在太空中度过了8天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时任印度总理英迪拉·甘地致力于推动印度航天员进入太空，希望以此为1984年的大选造势。她联系了当时印度的盟友、在航天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前苏联，苏联方面同意了，并要求印度提供合适的人选。

沙尔玛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：他1966年考入印度国防学院，21岁那年加入空军部队，担任超音速战斗机飞行员；到23岁生日之前，他已经历了1971年的印巴战争中执行过21次任务了；25岁时，他成为了印度空军的试飞员。接到选拔宇航员的通知后，他经历了一系列艰苦的训练。沙尔玛说，有一次他甚至被锁在一间小屋里，屋里的航空设备闪着幽幽的光。这一过程长达72小时，目的就是为测试他是否存在患上幽闭恐惧症的可能。最终，沙尔玛和另一名同伴拉维什·马尔霍特拉从50名飞行员中脱颖而出，前往苏联接受培训。

点燃希望之光的“灯塔”

由于印度缺乏宇航员训

练设备，“上天”前一年，沙尔玛和马尔霍特拉到了前苏联星城的宇航员训练中心。那里距莫斯科约70公里，戒备森严，冬季酷寒。沙尔玛每天都在雪中穿梭于各个建筑物中间：他要迅速学会俄语，每天要上六七个小时的俄语课；他的饮食必须控制得很精准，每天最多摄入3200卡路里；此外，他还要进行力量、速度和耐力训练，对抗太空中的失重状态。

训练过半时，沙尔玛得知，他被选中成为有资格“升空”的那一个，马尔霍特拉则是后备人选。“其实我也没觉得训练过程多么艰苦，似乎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”

如今回忆起来，沙尔玛认为，那次旅途确实是一次科学探究，但也有政治任务的性质。因为在那时的印度，真的需要那么一个人来鼓舞国民情绪。

1984年对印度来说是个多事之秋。那一年6月，印度爆发了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冲突的金庙事件；12月，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帕尔市又发生了严重的毒气泄漏事故，造成了2.5万人直接致死，55万人间接致死，另外有20多万人在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，让印度人民为之自豪的沙尔玛便成了点燃希望之光的那个人。

在太空中做瑜伽

1984年4月3日，沙尔玛和其他两名前苏联宇航员一同乘坐航空飞船飞往太空。“我是全世界第128个进入太空的人，所以我没有太紧张。”他说，“起飞的过程和平时的训练一样，我们已经练习过无数次了。”

当时，前苏联塔斯社采访了沙尔玛的母亲，总理英迪拉·甘地也和沙尔玛进行了对话连线。当总理问他印

度在太空中看上去是什么样时，沙尔玛用一句印地语回答道：“它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。”“这就是我的第一反应，绝对不是因为什么爱国主义而准备好的套话。我能看到长长的海岸线，三面环绕着美丽的蓝色海洋，森林、冲积平原、金色的荒漠都看得一清二楚，喜马拉雅山脉看上去是紫色的，山顶还有皑皑白雪。”他回忆道。

在太空的8天中，沙尔玛还独立完成了一项具有印度特色的实验：他系好固定的安全带，在太空中做了一系列瑜伽动作，由此成为第一个在太空做瑜伽的人。

想作为游客再去一次

沙尔玛之后，印度再也没有人登上过太空，至今他仍是印度唯一一个涉足太空的人。近年来，印度正在大力发展航天航空技术，希望以自制火箭将印度人送上太空，但仍存在缺乏资金、设备升级等问题。

从太空回来后的沙尔玛继续做回了飞行员：他驾驶过“美洲虎”超音速战斗机，也驾驶过印度自行设计的“光辉”战斗机。后来，沙尔玛转行，在一家为飞机、坦克和潜艇制造软件的公司担任首席运营官，直到8年前退休。

如今的他，和身为室内设计师的妻子过着正常的退休生活，他们在一处风景优美的度假山中居住，还养了一条宠物狗。宝莱坞最近希望以沙尔玛的经历为蓝本，筹备拍摄一部电影，印度著名影星阿米尔·汗据说可能出演主角。

当被问起是否还愿意再去一次太空时，“我很愿意。”沙尔玛站在阳台前望着远山说，“但我希望这次自己以游客的身份前往，再欣赏一次地球之美。上次去的时候，我背负了太多的使命。”

个人意见

在废墟中聆听音乐

张文 编译

一位70岁的老人，穿着短袜拖鞋，拿着烟斗坐在床边，身旁是一台老旧的留声机，而他的卧室，都快成废墟了。这就是战火中的阿勒颇。

叙利亚危机爆发已有6年，这张照片，依然让数万公里之外的许多陌生人心绪难平。成千上万人看到并分享了这张照片，大家都很好奇：“有人和这位老人说过话吗？他的故事是什么？”

这就说来话长了。

老人名为默罕默德·毛希丁·阿尼斯，他本来过着体面的生活，当摄影师约瑟夫·艾德近日找到他时，却发现他已经一贫如洗了。

艾德说：“他以前是有钱人，会说五种语言，学过医学，去过意大利，自己还有一家口红公司。”

一年前，艾德的雇主法新社派了一组人马去阿勒颇采访阿尼斯。那时，阿尼斯所在的街区已被反对派武装分子长期占领。他的两个妻子和八个孩子都离开了阿勒颇，但是他选择留下来。这个时不时会有炸弹掉落的地方，也是阿尼斯先祖的埋葬之地。

2016年1月，阿尼斯向来访者展示了自己收藏的美国古董车，数量已经大不如前。他告诉法新社：“当一辆车被掀翻了壳，就感觉是我自己或我的家人被击中了。”

2016年年底，叙利亚政府军宣布收复阿勒颇。今年3月，法新社派出艾德和一名记者，去看看阿尼斯怎么样了。

艾德回忆，在当地人一次又一次的指路后，他们最终来到了那栋建了快90年的两层小楼。

“在一堆碎石中，我们看到他的车都被毁



得不成样子，房子也快垮了，我们敲了敲那扇巨大的绿色大门。”他们本来以为这次采访没戏了，毕竟这房子看上去根本没法人住。但是，阿尼斯居然开了门。

第二天，他给记者们泡了茶，还带着他们看了他所有被损坏的宝贝。

“我们参观了 he 所有的古董和藏品，”艾德回忆，“阿尼斯说：‘没有什么能阻止我重新生活。我生在这里，也要死在这里。’”

阿尼斯的卧室里碎石遍布，空气中满是废墟和尘土的味道。他坐在床边，告诉艾德他喜欢古典音乐。而艾德却怀疑，他的留声机已经不能出声。

阿尼斯想要证明给艾德看。他拿起用胶布粘好的烟斗，打开留声机——音乐声响了起来。在这间没了窗户、没了门、墙也快塌了的屋子里，艾德按下了快门。

之后，他向阿尼斯告别，去往别处继续拍照片。但阿尼斯的照片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，想到阿尼斯时，他感到很悲伤：“我觉得人们厌倦了暴力和战争。如果他们打开电视看到任何关于杀戮的新闻，会扭过头去。这张照片不一样。它传达出一种希望。就像在说，好吧，什么都毁灭了。现在，就让音乐声响起吧。”